

西藏文史故事二则

马丽华

噶尔氏兄弟的命运

噶尔·东赞，汉籍中称他为禄东赞，早年就以揭露叛臣邦色苏孜加害赞普的阴谋而崭露头角，深得松赞干布信赖，官至大相。嗣后又以征伐吐谷浑、智胜诸使臣为吐蕃迎娶第一位汉公主而建立殊勋，成为吐蕃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众臣之冠。尤其是松赞干布临终托孤，禄东赞承担了辅佐幼主芒松芒赞重任之后，俨然大蕃实质上的人主。他的五个儿子堪称五虎之将，个个生猛，无论是送往大唐学习的，还是留在身边的，无一不被他悉心培养成栋梁之材，均为军事统领，镇守蕃境四方，其中有两个儿子在他死后相继任大相，六七十年间诚为噶尔家族之天下，对内平乱，主持盟誓，令吐蕃朝野惊惧不安；对外扩张，四面出击，令东土西域胆战心惊。其子中最骁勇者为论钦陵、赞婆，被唐朝视为劲敌。前者于公元667年攻占唐之“生羌”十二州，670年陷落西域十八州，迫使大唐退出龟兹、于阗、焉耆、疏勒等安西四镇。本来这一年唐廷派出薛仁贵率十万大军征西讨伐，同时试图帮助吐谷浑复国，但大非川一战，被论钦陵的四十万大军劫了辎重，几至全军覆没；噶尔·钦陵与王孝杰的青海之战，噶尔·赞婆与黑齿常的良非川之战，也都为史上著名。这情形正如汉地常言所道：打虎亲兄弟，上阵

父子兵。

噶尔父子为吐蕃打下了半壁江山，出将入相，功高盖主，给人以居功自傲、飞扬跋扈的印象在所难免。相形之下，王室的柔弱就像大树底下的一蓬小草，幼主都松芒布杰及其母后墀玛蕾的不安全感可想而知。正所谓棋逢对手，墀玛蕾可不是个任人宰割的庸碌之辈，重振王室的威严，确保正统的延续，为此她运筹于帷幄，只待幼主成年。但在外表上一定是低调的，谦恭隐忍的，幕后的活动也极其秘密，否则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，噶尔兄弟不会察觉不到。

噶尔兄弟对此全然不察，作为大蕃的栋梁之才、忠勇之士，还在驰骋疆场，攻城掠地。唐史中多多记载了与其交手的战事，都很简略，其中兵部尚书王孝杰多次与噶尔兄弟交手，例如公元694年对阵噶尔氏五弟勃论赞刃，完胜；次年对阵噶尔氏二弟论钦陵，则大败，并以败绩而被罢职免官。对于同一场战事，在蕃地藏文中则为美谈，被大肆渲染，当然是文学化了的民间传说，有如敦煌变文，汉地评书，是当时吐蕃人自豪感和优越感的表露，幸好遗存于敦煌的吐蕃文书中，虽然只是片断，但生动极了：蕃大相论钦陵对阵唐尚书王孝杰，战前有斗智斗勇的书信往返，由此也可见藏式文风所来有自，擅喻，擅辩，擅排比，擅美文。

唐之统军元帅，王孝杰尚书发来书翰，并赠以粟米一袋，蔓菁籽一袋。书信中言：“吐蕃之军旅如虎成群，如牦牛列队，所计之数吾亦相当。谚云：量腹缝帽，量足缝靴，吐蕃能聚集之大军，吾亦有相等之数今在焉。细喉咙能容纳，大肚子会装不下吗？天降霹雳，轰击岩石，岩石再大岂能相比。”

噶尔·钦陵作答云：口头比试毋言数之多寡！小鸟虽众为一鹰隼之食物，游鱼虽多为一水獭之食物；麋鹿鹿角虽多，岂能取胜，牛角虽短却能取胜。松树生长百年，一斧足以伐倒，江河纵然宽阔，一度之牛皮小舟即可渡过；青稞稻米长满大地之上，入于一盘水磨之中成粉；星斗布满天空，一轮红日之光，使之黯然失色；山谷川口一星火焰，足以烧光高山深谷之所有果木树林；一股泉水源头爆发山洪，足以能冲走所有山上坝上的果木树林；满地土块之中，若使一石滚动，请观此一石破碎？或是土块破碎？请观在一大坝之上，一背干草与束草之篾片同放，草先朽乎？竹子先腐乎？请观一铜缸之中，放进一瓢盐，是水有味乎？盐有味乎？雷电霹雳之光舌甚少，天下四境所传之声甚大；你们之军旅实如湖上之蝇群，为数虽多，不便于指挥，与夫山头云烟相似，对于人无足轻重也。吾之军丁岂不是有如一把镰刀割刈众草乎？牦牛虽大，以一箭之微，射之难道不能致死乎？

王孝杰对答曰：“一卵之微，以大山之重压之，能胜任乎？一火之微，以大海之波灭之，岂有不灭之理乎？”

噶尔·钦陵又答之：山之颠为岩，岩之上为树，树之梢头为巢，巢之内有卵，山如不坍，岩则不垮；岩不垮则树不断，树不断则巢不覆，巢不覆则卵不碎也，山能碎卵者，莫非此类者乎？大火燃于山上，河水流于谷中，山腰亦不能至。吐蕃悉补野氏如天上之日头，唐主如月亮一般，虽同为君主则相似，然于天下，其光耀所及则相去甚远。大小之类言辞不必较量也。大海之中有鲸鱼在游，天降霹雳，杀鲸鱼于水中；雷电二者一旦降临，虽坚过岩石亦将粉碎也……（转引自王尧、陈践所译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）

在前线冲锋陷阵、豪气干云的大相论钦陵，全然不知故土后方，一张构陷的密网已然

织就，噶尔家族将遭灭门之祸。公元694年，在赞普都松芒布杰主持的“鹿苑”盟会中，毫无先兆地，突然以“谋反”罪名，当场问斩噶尔氏兄弟勃论赞刃，其后又以“叛国”罪直指噶尔家族，查抄了家产，诛杀噶尔家门亲信两千多人。

此时噶尔五兄弟中，长兄赞聂多布已故，五弟被杀，四弟悉多于在攻打西域时被俘，只剩下最骁悍的钦陵、赞婆分驻边境。赞普率领军队连夜奔袭，扑向大相论钦陵的营帐。当老将论钦陵乍听“叛国”罪名，如同五雷轰顶，悲愤到了极点时，精神同时崩溃，当即拔剑自刎以示清白，也算是抗议。他的那些手下，多年忠实追随者上百人，也以同样的手法殉死，表达了最后的效忠。那场面真是相当的惨烈，将来有谁肯用文学手段表现，一定要用晴天里的霹雳闪电、七月里的大雪、血流成乳即白色血等等之类场景，来渲染此等弥天冤情。

当讨伐的官兵尚未到达时，噶尔·赞婆已经接到加急密报，得知了家族覆灭的最坏消息。何去何从？走投无路的赞婆也像二哥那样，没有选择反戈一击，当然也没像二哥那样以死明志，而是眺望东方，想到了一向为敌的“则天老太”，遂率领几千人投唐而去。一同亡命者还有兄长论钦陵之子莽布支（汉籍作论弓仁）等亲属。唐史载武则天闻之大喜，派遣羽林飞骑至郊外迎接，盛宴款待，并授赞婆辅国大将军、行右卫大将军，加封归德郡王，兵戍河源。

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中原应有详细的描写，将那一路的逃亡生动体现，可惜亡佚大半，只剩下赞婆子侄们的一两段凄凉歌唱：妻子虽越过山头，孩子还遗留在后……逃亡者故乡是大唐。侄媳属庐氏则唱道：铁样的堡垒里放出一只铁犬，金麋鹿受惊逃逸……野牦牛命中注定，越过了沼泽之地。过去失和的唐王啊，倒来解救了我们。

此后的赞婆是为大唐而战了，他和论钦陵的子孙后代们全都仕唐，屡立战功。赞婆死后赠特进、安西大都护；莽布支即论弓仁则为左羽林大将军，受封安国公，死后葬于长安南郊，由当时著名文人、中书令张说奉旨撰写“拨川郡王碑”文传之于世。

女主墀玛蕾弥留之际

七八岁的女童，骑上一匹小马，清风拂面而来，凉凉的，阳光照在背后，暖暖的。缓步走过青稞地中间的小路，眼前有草原忽然开阔。女孩悄悄地一拽缰绳，坐骑飞奔，惊动了身后的众仆大呼小叫，而童稚的大笑远去……

只不过一转身的工夫，马背上的女童长大，十几岁的没庐氏小姐做了新嫁娘，迎着阳光走去，送亲的队伍浩荡。山顶的城堡隐约可见了，城堡里年轻的君王可是英俊的模样？天是蓝的云是白的，阳光那样强烈啊，晃得眼睛都睁不开了……

“老祖婆婆，您醒来啦！”听到现实的人声，墀玛蕾从远年的记忆里倏然惊觉，可是眼睛怎么还是睁不开呢，“阳光，噢阳光。”

病榻前守候的十岁幼主赤德祖丹俯向祖母的耳边：“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黑夜已经降临了，老祖婆婆，是宫中的明灯点亮了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可是属于我的灯将要熄灭，我就这样走进无边的暗夜……”

舅臣尚赞咄老泪纵横，趋前一步，跪在榻前，哽咽着说了一番话，是说给眼前的亲人听的，也说给天地人神：“妹妹啊主人，请您留步，不要带走光明，不要离开我们，您就是雪域黑头百姓的女主，大蕃王室的太阳……是您辅佐过英明的先王，是您护佑着两代幼主，以无比的勇气战胜了谋反的臣下，平定了汹涌的内乱，是您铺平了通往大唐的和平道路，迎娶了您的孙媳金城公主……您走了，我们都将变成孤儿，有谁还可以依傍指望！您又怎能忍心、放心地抛下我们，就请务必留步，留下光明。”

谛听着兄长的追述，墀玛蕾的眉头渐渐舒展，喃喃说道：“是这样啊，是这样啊。”她感觉生命的气息正在一点点地散去，可是灵魂却飞

翔起来，就像一个旁观的人，俯瞰着几十年间那一幕幕铭心的场景……

那一年，夫君芒松芒赞，以三十岁的年纪英年早逝。她望见了即将临盆的她自己，哀恸欲绝的墀玛蕾，把双臂伸向苍天的形影，但是上方暗无天日。紧接着，一声洪亮的啼哭宣告了新生命的到来，乌云中闪射出阳光。她看到母子俩在半明半昧中度过了多年：身为重臣兼忠臣的噶尔东赞早已谢世，但他的五个儿子，在外是御边将帅，在内是朝中重臣，整个王宫都瑟缩在他们的阴影中。为摒除王室威胁，只能密为布置，耐心地等待出手的时机。

那个以幼冲的年纪，刀砍野猪、降伏野牛、抓捏过虎耳的，是我的爱子赤都松么？那个以十六岁亲政，攻占过唐境瓜州、召抚过南诏王的，是雄强赞普赤都松么？他在冥冥中迎面走来了，是踏歌而来：

畿曲河水与雅鲁藏布孰短孰长？
霞达白房与琼瓦达孜孰低孰高？
是人来骑马呢还是马来骑人？
是镰刀割草呢还是草割镰刀？
即使在山脚点起灯火，
雅拉香波雪山也是化不了的；
吐蕃的王位人人都在觊觎，
但天神翻补野的世系不会断绝！
平民噶尔不是想当王吗？
是溪水往上流吧，磐石滚上山吧，
黄金箭筒里的绿松石箭要出鞘了，
布满坝子的帐篷要收拢了！……

墀玛蕾记得清楚，这首歌是爱子赤都松在决心剿灭噶尔家族时当众所唱。此刻，她疾步迎向前去。歌声犹在耳畔，爱子却倏忽不见，迎面而来的，是一脸愠怒的噶尔·东赞！墀玛蕾一惊，仿佛直堕深渊，跌坐在当年那些心神不定的不眠之夜：爱子远去宗喀兴师问罪，钦陵果然心怀逆贰的话，怎会束手就擒？然而消息传

墀玛蕾（？—712年），全名为没庐氏墀玛蕾苾登，出生在与吐蕃王族悉补野氏世代通婚的四大族之一没庐氏家族，为松赞干布之孙芒松芒赞正妻，都松芒布杰之母，迎娶了金城公主的赤德祖丹的祖母。她在吐蕃政坛的活动长达三、四十年，其中最后的八年则是直接主政，形同女王。芒松芒赞于公元676年去世的同时，墀玛蕾生下遗腹子都松芒布杰，在嫡庶争立的复杂斗争中，这对母子显然获胜。二十年后，为摆脱噶尔氏兄弟掌控朝政的局面，墀玛蕾母子联合其他力量，一举剪除了噶尔家族。公元703年，赞普都松芒布杰出征死于南诏，消息传到蕃地，多个部落小邦趁机谋叛。在墀玛蕾的主持下，此起彼伏的叛乱皆被平定，叛臣小王悉被诛杀，墀玛蕾的政治活动也由此走上前台。在近世出土于敦煌的吐蕃文献大事纪年中，从公元700年至712年，集中记载了她的驻蹕行止及其政务活动。在她正式执政时期，努力促成了唐蕃间的“神龙（年）会盟”，八年无战事；促成了与唐室的联姻，金城公主进藏。在内部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疗治战争创伤。

来,大出意外,论钦陵居然毫无反抗,而是选择刎颈自杀;他的亲信随从百余人,也以同样的方式追随主人而去——墀玛蕾的灵魂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颓然而坐,听到了自言自语:噶尔兄弟虽然跋扈,也许并无谋反之心?然后下达口谕:快去禀告赞普,如果噶尔·赞婆遁去,不必赶尽杀绝。

剪除了噶尔兄弟,也等于自废了大蕃的臂膀,赞普都松芒布杰亲自披挂上阵,远赴南诏开疆辟土。墀玛蕾从幕后转向前台,留守本土,代子执政。但是噩耗传来,爱子被人谋杀,墀玛蕾再次陷入暗无天日的深渊。不过这一次,她没有时间悲伤,因为赞普新亡,久存贰心的各地部落纷纷谋叛,有的拒不执行政令,有的声称重新独立,有的蠢蠢欲动,阴谋举兵征讨王室。墀玛蕾调兵遣将,指挥若定,将各地反叛之火一一扑灭,巾帼不输雄强——墀玛蕾欣赏自己拍案而起的形象:还有谁!胆敢向王室的权威挑战,那就试试看吧!

外部的动乱平息,宫墙内暗流汹涌。已故赞普的正室琼氏所生的王子尚在襁褓中,庶出的王兄倒有几个,而每位王子身边都环绕着一股势力,众多的眼睛觊觎着唯一的王位,明争暗斗,危机随时爆发。国不可一日无主,墀玛蕾果断宣布:王位由势单力薄的巴擦布氏王妃所生长子啦拔布继承。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,王室有必要确保正统,待到嫡王子野祖如(赤德祖丹)长到两岁,随着一声令下,啦拔布废立;为免除后患,废位的啦拔布和庶出的王子们全都被贬谪到边远荒蛮之地。

在爱孙野祖如成长的岁月,祖母墀玛蕾主持军国大政整整八年,从容不迫地整顿内务,清点田亩,征收赋税,充实国库;对外,则令边境罢兵,接二连三地遣使入唐,请求和亲。唐蕃间终于举行了息战言和的“神龙会盟”,唐中宗也终于肯将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了。公主带来了丰厚的嫁妆,嫁妆中的不动产,是吐蕃梦寐以求、大动干戈也没能得手的河曲之地和木雅之地。彼时的墀玛蕾和此际的墀玛蕾一样的心花怒放,忍不住长吁一口气,最后吐出了一个字

眼“公主……”

“老祖婆婆,孩儿就在您的身边”,金城公主双手捧起老人的手,含泪说道,“老祖婆婆,您要好起来,您一定会好起来。晚辈还要听从您的教诲,学习您大海一样深广的智慧,山岳一样高峻的品质,学习您的胆识和勇气……老祖婆婆,您说话呀!”

墀玛蕾的面容泛起一层光辉,有一丝微笑掠过,凝固在嘴角了。金城公主明白祖母听到了她的话,但是掌心里的那只手,却渐渐地没有了温度。

该说的都已经说过,该做的都已经做完,虽然还有割舍不下的桩桩件件,毕竟大限已至,脱离了肉身束缚的灵魂,轻快地飘向夜空,那里星光灿烂。

吐蕃女主墀玛蕾,身后备极哀荣,可谓空前绝后:吐蕃王廷两三百年来,也有过辅政的后宫嫔妃,没有谁能像她那样以王者的规格享用整套丧葬仪礼,没有谁像她那样作为中心人物进入当朝所记的编年史,没有谁像她那样,被唐廷格外看重,视同君王,特派专使前往吊祭会葬,那的确是历来的王妃所不曾享有的礼遇,除了文成公主。她的事迹之所以被湮没千载,是因为毕其功于政治而于宗教方面并无作为,后世的僧侣史家不予昭彰。直到藏于敦煌的藏文吐蕃文献史料被发现,人们方才惊奇地得知其人的存在,看到藏史中这精彩的一笔,巾帼英雄,女中豪杰,这样的赞叹当下比比皆是。有人把她比作同时代的武则天,有人则说她更像是后世的孝庄皇太后,然后异口同声,称她为藏族历史上的一位伟大女性,实至名归。

本文节选自作者新著《西藏文史故事十三讲》

(作者单位:中国藏学出版社)
责任编辑:白玛娜珍

吐蕃赞普的丧葬仪轨历经薨逝、停厝、剖尸、大葬等四阶段,通常历时两三年,但王妃母后等并无中间的两道程序。只有墀玛蕾是唯一例外,吐蕃大事纪年中记录了丧葬全过程。不仅如此,像她那样连续多年进入王室大事纪年的女性,也属绝无仅有。